

遥远的麦田

作者：韩向阳

黑山阳的马金怀再也不能等待了。他决定：回家！回黑山阳去，回黑山阳收割他家的二十亩麦子！

那天夜里躺下不久，忽然听见外边有人喊：“金怀，金怀，快起来呀！日头都晒住屁股啦！”他穿上衣裳，爬了起来，推开门一看：果然日头已经挂在门前的柿子树梢上了。他揉了揉眼睛，看见油匠马铁锤胳膊窝夹着几把镰刀，正朝他喊叫着。

“还睡呢？麦都焦到地里啦！”马铁锤说。

“焦到地里也没办法呀！日本人……”

“嗨！”马铁锤笑了起来，“日本人早走了！”

马金怀心里一喜，却又有些怀疑：“走球！”

“诳你干啥？诳你干啥！”马铁锤说，“赵有囤昨天就回去了。现在，人家正在地里割麦呢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快收拾收拾走吧！”马铁锤说着匆匆离开了。

我的天呀，人家都走了，我还在这儿发呆着干啥？马金怀忙回屋去找镰刀。可是糟糕透了，忘了镰刀放到什么地方去了！他翻遍了鸡笼上、顶棚上、柴垛上、床底下，累得满头大汗，就是找不到！他恼了，大骂起来，先骂他的傻儿子，又骂他的老婆，正骂得热火朝天，忽然觉得有人拍他的脊梁。

“醒醒，你醒醒。”

是他的老婆在拍他，他一睁眼，原来是一个梦。

眼看都到五月底了，再不回，麦子真要焦到地里了，还能等到什么时候？二月初他同全村人离开黑山阳的时候，都觉得不会太久就会回来，最多不过十天半月。可是，两个多月过去了日本人还呆在黑山阳不愿离开。想想看，十年前他们那里闹的最大一次匪患--老虎寨的马彪子与金龙寨的牛黑脸争地盘，大战黑山阳，黑山阳狼烟四起，鸡飞狗跳，男女老幼倾家而逃，也不过逃了半月时间。其实这半月时间还有虚头，事实上马牛之战前后不过十三天，只是黑山阳的人们得到的实信迟了些，才晚回了两天，但基本上没有耽误收麦子，虽然一些麦子熟过了一点，割的时候小心一点，不会有太大的糟踏。

据说，马牛之战并未决出胜负，各死伤二百余人，只是马彪子和牛黑脸因为看到麦子慢慢地变黄了，熟了，要收割了，才互派信使，订下协议：为便于收麦之故，暂且休战，各自回寨，等麦子收过，锄过二遍秋之后再开战局，一决雌雄。双方于签订协议的第二日便卷旗鸣金速速撤兵。于是黑山阳人便像大群的黑蚂蚁，潮水般涌出母猪峡，漫过十八里川，回到了黑山阳，又如蝗蜂一样忽地一下散开到各自的麦田里，收割、收割！于是五十里平川的黑山阳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，无论是在日头下还是在月光下，无论是在山坡上还是在沟川里，到处都回响着镰刀与麦秆相接的嚓嚓声，石碾碾麦的吱呀声……那声音汇合在一起，响彻了黑山阳的村里村外、山川沟壑，甚至飞上蓝莹莹的天空，传到了黑山阳之外，连五十里外马头桥的人们都听得见。

马头桥的说书艺人杨瞎儿抱着大弦，拉着小孙女，领着他那只瘸腿狗于五月初五端午节如期而至，一踏上黑山阳的土地就大叫道：“我在马头桥就知道黑山阳今年是个好收成呀！那割麦声响的……我的天！”他双眼塌陷，却面带微笑，用黑山阳人听惯的沙哑的声音唱道：“割麦的声音飞上天，王母娘娘也喜欢，直叫仙女下凡来，给老少爷们擦擦汗……”黑山阳从来就是富足之地，滔滔的拐子河冲出大黑山，在这平坦的五十里大川突然放慢了脚步，将肥沃的泥沙带到这里，堆积在这里，造出了这一方沃土。在黑山阳，你随便在什么地方抓一把土就粘糊糊地弄你一巴掌油来！

那年锄过二遍秋之后，牛黑脸忽然得病身亡，一命归天。马彪子毕竟是江湖上人，也算义气，派师爷“祁烟袋”给金龙寨送去了五十匹白布、五十只羊、五十头猪和金银香表若干，以示哀悼之情，所谓好汉爱英雄吧，这麦前约好的“马牛之战”也就此不了了之。而黑山阳人从那时开始，整整过了十年的太平日子，嚓嚓的割麦声快快活活、安安稳稳地响了十年。可是在今年，一九四五年的农历二月初，日本人来到了黑山阳。于是，黑山阳的一切，再一次被打乱了。

逃避兵荒马乱，黑山阳人是有经验的。他们在四五天以前就听说了日本人要来的消息，早早地在屋后、牛圈、床底下挖好了地窖，将无法带走的粮食、女人们农闲时织出的棉布装进大缸里，埋在地下，然后带着妻儿老小、赶着牛羊、背着被窝，浩浩荡荡、有条不紊地朝大黑山逃去。一个时辰之内黑山阳就成了一个鸡不鸣狗不叫的寂然无声的死村。黑山阳的人都觉得，他们不会离得太久，日本人不会呆得太久，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。黑山阳的首户、赫赫有名的大财主罗海清握着那只银链红铜水烟袋，眯缝着眼睛，遥望黑山阳灰蒙蒙的天空，沉吟了足足一袋烟的工夫，然后捋了捋那把灰白的胡子对黑山阳人说：“日本人这次来头不小，听说是隔山炮都使上了，估计没有二十天走不了！”罗海清德高望重，深谋远虑，可是黑山阳人的主心骨呀。遵照他的说法，黑山阳人带足了二十天的粮食，为了多留余地以防不测，在扎布袋口时又多装了几瓢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啊。

可是，二十天过去了，一个月过去了，日本人并没有走，而且看不出一点要走的意思。黑山阳人有些着急了……

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带来的粮食都吃光了。开始那几天，他们向当地人家借，陪着笑脸，点头哈腰地乞求人家的同情与谅解。可是借着借着人家就不借了，不是不愿借，人家说：“都借给你们我们吃啥？”这话尽在情理之中。黑山阳的人都是通情达理的，他们向人家点头、鞠躬，表示歉意，满脸愧色和羞惭地退出了人家的院门，拎着瘪塌的空布袋回到了临时搭在山脚下、老树旁的窝棚里或是借住人家的磨道里、柴屋里，朝老婆孩子摇头叹气，恶狠狠地抽烟，抽得云遮雾罩，然后骂日本人，骂他们的祖宗八辈。然而骂是骂不出粮食的，越骂反觉得肚子越饿。有人开始杀猪宰羊，宰杀那些尚未成年的猪羊。黑山阳的人像杀亲生小儿一样心疼呀。他们一边将屠刀伸向猪羊，一边抽抽搭搭地流着眼泪，一把一把地擤鼻涕。他们从未干过这样伤天害理的事。然而没有办法，人穷三分贱，肚饿三分狠呀。即使如此，也只能顾眼前之急。羊宰完了，猪杀完了，剩下的只有几张羊皮钉在墙上……怎么办，怎么办呀？黑山阳的人开始冒险了，他们挑选一些年轻力壮、机灵利索的汉子，于月黑云浓之夜奔跑了六七十里路，悄悄地潜回黑山阳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牛圈、屋后、床下，扒开埋在地下的缸，舀一布袋粮食背回

大黑山。粮食已经发霉了，黑山阳人吃着那些满嘴霉味的粮食，又兴奋又想哭。然而他们还得悄悄地回村去，偷偷地背粮食。他们屡屡得手，勉强度日，但是终于有一次出了变故：那一次王跑子和齐成娃回村背粮食，刚出村口就被日本人发现了。他们听见日本人在背后叽哩哇啦地朝他们喊话，但是他们没有停下来，背着粮食没命地朝前奔跑，摔倒了爬起来接着跑……他们听见日本人哗哗啦啦拉枪栓的声音，听见枪响的声音和子弹飞过耳边的尖厉的鸣叫声，再接着他们什么也听不见了--他们扑倒在地上，粮食和鲜血洒了一地……据说齐成娃当时并没有立刻死去，日本人赶到跟前时他还在地上滚动、呻吟。日本人抓住他和王跑子的脚腕，将他们扔进一眼红薯窖里，又塞进了两捆熊熊燃烧的玉米秆……黑山阳人给吓呆了，没有人再敢回家背粮食了。饥饿难耐的时候，他们到野外剥树皮、挖草根、剜野菜……

日子在一天一天地过去。难熬的是饥饿、是身处异乡的感觉，更难熬的是转眼即逝的季节。麦子，黑山阳五十里平川上的麦子，在他们离开的时候，还是一片绿油油的麦苗，可是慢慢地，麦子起身、拔节、抽穗、扬花，慢慢地由黑绿变成浅绿，由浅绿变成鹅黄、由鹅黄变成焦黄……黑山阳的麦子一天一天地成熟了，炸梨鸟清脆的声音响起来了，收割的季节来到了，可是日本人还在黑山阳！从黑山阳过来的人说，在黑山阳的村子里、道路上，在黑山阳的万亩大竹林里，荷枪实弹的日本人在那里走来走去，用从房屋上拆下的门板、从屋里抬出的桌椅板凳修筑工事，在大竹林里扳弯竹杆、挂上饭盒升火煮饭，日本人的马匹在黑山阳萧萧长鸣，日本人的战旗在黑山阳的树枝上猎猎飘动……日本人，我日你八辈子祖宗的日本人……

在那些日子里，也许要属马金怀最恼怒、最焦急、最窝火了。虽然他家的土地面积在黑山阳不算最大，但庄稼种得最好。没有哪一家的庄稼能比得上马金怀了，谁不知道马金怀是黑山阳种庄稼的第一把手！有人给马金怀送个外号叫“土地爷”，意思是土地都听他马金怀的使唤，他马金怀叫土地怎么长庄稼土地就得怎么长。呀，瞧瞧，马金怀那块地里的麦子长的哟，麦棵像竹杆，麦穗足有半尺长，都快赶上玉米穗了，而且麦子壮实得恨不得一棵麦上长十个穗。站在地边朝麦田里张望，活脱脱像一大块金地毯，小孩子躺到上面打滚翻跟斗也落不下。他马金怀也颇为自负呀，别人叫他“土地爷”，他也毫不谦虚地认下了，并且自己也声言，谁的庄稼种得要超过他，他就问谁喊声爹。那年王跑子听了不服气，当着马金怀的面损他，指着他的麦地说：“天外有天，山外有山，未必这块庄稼就是天下第一啦！”他王跑子就是嫉妒他马金怀呢。王跑子推着独轮车，车上挂着四只桶，长年累月在外面跑着做桐油生意，家里的地根本没放在心上，全靠老婆孩子在那里瞎支乎。“人哄地，地哄人”，他家的庄稼长的，那个球样，麦地里藏不住个兔子。可马金怀为侍奉好庄稼出的是啥力、受的是啥罪呀！他寒冬腊月天不明就进城拾骡马粪，粪冻在地上铲不动，他就跪下去用石头砸，震得满手都是血口子！所以别人说马金怀倒还可以勉强忍了，他王跑子有啥资格说他的风凉话？马金怀当时正在麦田里薅草，听了王跑子的话立刻直起腰来反唇相讥：“我咋能敢说我庄稼是天下第一呀？首先一条，我这就比不上你王跑子的庄稼呀呀！”一句话把王跑子呛了个满脖子酱红，王跑子可不是那消停之人，又一句难听话扔了过去，两个人就这样一个田里一个田外，你一句我一句地吵起来，先是冷言相讥，继而破口大骂，最后拳脚相向，村里人闻讯赶来又劝又拉，可两人像螃蟹一样绞在一起，拉不动，扯不开，要不是东家罗海清走到

这里，狠狠地咳嗽一声，又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，怕是他两个要斗到天黑了。不过从此之后，两人谁也不理谁，全然一对冤家对头……可是现在，日本人来了，再好的庄稼又怎么样？还不是烂在地里，成了老鸹野雀的腹中食？这怎能不叫马金怀怒火中烧呢？他急火攻心、双眼红肿、口舌生疮，经常在一个地方像磨道里的驴子那样团团转，散发着口臭的嘴巴骂个不停--马金怀骂日本人，骂他们的八辈祖宗，骂他们断子绝孙，早晨起床时骂，白天到坡上放牛时骂，晚上睡觉前还要骂。睡着骂不成了，他就做梦，梦见了一杆青龙偃月刀，梦见自己变成了关云长，骑着马回到了黑山阳，冲进了日本人中间，像切菜瓜一样左砍右杀，日本人纷纷倒地，蝗虫似的死了一大片，活着的那些日本人则一齐跪下求饶，说我们这就走这就走，吃了晌午饭就走。马金怀说不行，现在就给我滚蛋，于是日本人说现在就走现在就走，谢谢马大爷不杀之恩，来日结草衔环，定当图报……于是挑着铺盖都滚蛋了。有一个日本人因为跑得太急绊住树茬子摔了个“狗趴叉”，马金怀哈哈大笑……好了，好了，这下可好了，日本人走了，全走了，割麦，割麦，于是老婆孩子全下地了，黑山阳的男女老少全下地了，银镰飞舞，一排排麦子齐刷刷地倒下了，“嚓嚓”的割麦声与欢笑声汇合在一起，汇成一条声音的大河，在黑山阳的五十里平川奔腾流淌，汹涌激荡……马头桥的杨瞎儿拉着大弦在地头唱呢，声音沙哑而洪亮。

“割麦的声音飞上天，王母娘娘也喜欢，直叫仙女下凡来，给老少爷们擦擦汗……”可这是梦呀，一醒来什么也没有了，一切照前如后，没有什么改变，若有什么改变，那就是炸梨鸟叫得更急、更响、更撩人。马金怀叹气，骂娘。他老婆余翠花睡性大，闭上眼睛就打呼噜，这时呼噜正嘹亮呢。马金怀烦呀，咚咚撞了老婆三脚，老婆的呼噜一下子被踢断了。余翠花懵懵懂懂地支起身子揉揉眼睛，问：“天明啦？”马金怀气不打一处来，骂道：“明你妈那个腿！就知道睡、睡、睡！麦都焦到地里了，还睡！”余翠花有些委屈，嘟囔说：“我有啥办法，日本人死赖着不走……”马金怀又骂。余翠花说：“唉，当初罗海清说最多二十天日本人就走了，可现在，俩多月了……”余翠花这么一说，马金怀又将一些怒气迁到了罗海清身上，说了罗海清许多难听话，最后他决定天一亮就去找罗海清，他想了，他倒是要问问他罗海清说话还有没有个准儿，全黑山阳的老少爷们都这么敬待他，他说话还有没有个准儿……。

天亮了，亮得不明不暗，灰惨惨死沉沉的，很恼人的样子。这死天马金怀都懒得看它一眼。罗海清一家进山以来住在他表侄家，离马金怀住的地方有四五里山路，要过一道河，翻一架山。马金怀走到河边时忽然想起：可是有些天没见着罗海清了。刚进山的时候，他还到各家各户转转看看，握着银链红铜水烟袋，挺直着腰板，很矜持地说些宽慰的话，可是这些天他到哪里去了呢？莫不是他撇下黑山阳的乡亲们不管，自家悄悄地回黑山阳去啦？不会，不会，罗海清不是那种德性的人，他不会撇下黑山阳的乡亲们不管……马金怀这样想着，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山梁，看见那片青砖瓦舍了。接着他又看见，在离那片青砖瓦舍不远的地方有一片黑乎乎的松树林，松树林旁有一条小白路，路上有一个人正在那里低着头转来转去。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罗海清。马金怀慌忙走过去，边走边喊：“罗大叔，罗大叔……”那个人听见喊声，停住了脚步，朝这边张望着。马金怀又喊：“罗大叔，是我呀，我是金怀呀……”那人似乎又愣了一下，忽然一转身，贼似的钻进松树林里，不

见了！马金怀懵了：这是咋回事儿？这是咋回事儿？他咋钻进树林里去啦？他咋不理睬我呢？难道那不是罗海清吗？是他，就是他！他不想理我，我偏要找他。“罗大叔！罗大叔……”马金怀一边叫着一边快步追过去……在松树林深处，他追上了罗海清。马金怀说：“罗大叔，你咋不理我呢？”罗海清靠在一棵松树上，气喘吁吁，满脸愧色，几乎不敢正眼看马金怀，仿佛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他手里固然还握着那只银链红钢水烟袋，但腰板却弯曲了，脸色也显得苍老了许多，喘气的时候胸脯呼呼作响，像在拉风箱……

“哎，我没脸再见黑山阳的父老乡亲啦！我原以为日本人在黑山阳呆不过二十天，可现在……想当年，马彪子与牛黑脸大战黑山阳，也不过十几天时间，我估计这二十天时间，还留有余地呢。可二十天过去了，日本人还没走……后来我又想，麦收前，日本人总该走了吧，他日本人又不是吃风喝沫长大的，他们能不回去割麦种秋？可是……我以后咋还有脸再见黑山阳的父老乡亲……”说罢，摇头叹气，几乎落下泪来。马金怀本来是想在罗海清面前发泄一通的，看见他那难受的样子，油然而生出许多同情，便劝慰道：“这也不能怪你呀，又不是你留下日本人不让走……再说，以前谁也没同日本人打过交道，谁知道他们是啥东西？你老宽宽心吧……”罗海清却只是摇头叹气：“我以后咋还有脸见黑山阳的父老乡亲……”马金怀也没词了，蹲到地上，陪着摇头叹气。

过了好一阵子，马金怀忽然瓮声瓮气地说：“管他呢，明天我是要回去啦！再不回，麦都焦到地里啦！老天爷呀，一季子庄稼呀……”

罗海清说：“胡扯！你想走王跑子跟齐成娃他们那条路哇……想死呀！”

马金怀说：“他日本人总不能不讲理吧！我回我的家，割我的麦，又不招惹他们……”

罗海清说：“王跑子和齐成娃也没惹他们，不是也……”

马金怀说：“吓！那可不一定。王跑子的为人你还不知道，一张臭老鸱嘴，见树不说撞三脚！我估摸着，他肯定是说人家日本人啥话了。人家恼了，不打他才怪呢。齐成娃也跟着他带灾……”

罗海清说：“反正要三思而行。就像你说的，咱以前又没跟日本人打过交道……”

马金怀说：“反正我要回去！要是见着日本人了，我就好言好语跟他们说说。他日本人也是人嘛，也是吃粮食长大的，他们总不能让麦子焦到地里……我不跟他们闹，不跟他们吵，他们总得按理来吧！哪怕……哪怕……”马金怀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，语气窝窝囊囊的，“哪怕等我将麦子收完了，秋庄稼种上了，我再回大黑山都行……”

罗海清不吱声了，在铺着厚厚的松针的地上转了几圈，忽然站住了，用水烟袋在空中很坚决地一点说：“回去也行！我看再不回去，麦子真要焦到地里啦！不过，回，不能你一个人回，要回，咱们都回！常言道：人多势众，咱黑山阳男女老少一两千人，还怕他个狗日的不成？我估摸，上次王跑子和齐成娃，就是因为人少，才叫日本人打死的。

势单受人欺呀！这样吧，你跑个腿，给大家伙儿传一下，今黑上来我这里一下，咱们在一起合计合计，回，咋个回法。”

马金怀好像在黑夜看见了灯光，脸上放出光来。“中，我这就去！”“哧溜”一下，就窜出了松树林子。

那天夜里，黑山阳的人都被传到了。一家来了一个当家的，二百多户

人家就来了二百多个。麦子焦没焦，大家的心早就焦了，一个个来时的步伐都急火火的。两盏煞白的大汽灯挂在罗海清他表侄家院子里的核桃树上，把院子照了个通亮。一张黑漆八仙桌放在正屋的前沿台阶上，桌子后面端坐着手持银链红铜水烟袋的罗海清。这样的聚会，在黑山阳历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大事，更何况要讨论的是收麦的事——一季子的收成呀！所以罗海清的腰板居然又挺得笔直，双目炯炯有神。见人差不多齐了，罗海清点燃了水烟袋，“咕嘟咕嘟”地吸了几口，然后用炯炯目光扫视了一下黑压压的人群，很威严地咳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今儿黑上请大伙儿来，是要商量一下收麦的事，日本人来了。我们都躲到这山里头。我原以为，日本人在黑山阳，也不过十天半月，现在看，我眼药吃肚了！”

我，罗海清，对不住大家，让老天爷短我三年阳寿吧！”罗海清顿了一下，又扫视了一下人群，接着说：“我个人没了脸面，不要紧！可黑山阳的麦子不能不要哇。谁不知道我黑上阳五十里粮仓，闻名天下呀！原来我想，日本人十天不走，我们就等他二十天，二十天还不走，我们就等他三十天！可两三月过去了，日本人还不走！我们再等也没啥，可黑山阳的麦子不能等呀！麦子，麦子，麦子都快焦到地里啦！”罗海清说到这里，用双手捶着桌子，一下子站了起来，眼含泪水，看着大家。人群中也传出了抽泣声，有人很响亮地抽鼻涕。罗海清声带哭腔，几乎是在喊叫。“我们能等到啥时候？日本人要是明年不走，我们就等到明年？！”

人群中忽然站起一个汉子来，大叫道：“我日他日本人的八辈子祖宗！”大家扭头一看，见是黑山阳油坊的油匠马铁锤，愣了片刻后，都跟着高一声低一声地骂起来。人群中一片嗡嗡声。

“我日他个黑姐……”

“他奶奶那个熊……”

“炮敲他个舅子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别嚷嚷啦！”罗海清拍了一下桌子，“骂有啥用？骂能把日本人骂走，把麦子骂到家里去？”人群静了下来。罗海清继续说：“今儿后晌金怀来找我，说他一个人要回黑山阳割麦，我思忖着，他一个人回去咋能行？还不是像跑子和成娃那样白白送命！”说到这里，人群中有一个女人嚶嚶地哭起来，大家看见，那是王跑子的婆娘姚桂秋。于是有人又骂日本人，有几个女人则凑过去安慰姚桂秋，很温柔地拍她的肩头，总算止住了她的哭声。罗海清鼓足劲儿喊道：“要回，咱们都回！”

黑压压的人群顿时鸦雀无声。

过了一会儿，“曹茄子”迟迟疑疑地站起来，瞅了瞅大伙，然后看着罗海清问：“要是那鳖子们再开枪呢……”“曹茄子”是个外号，人们为什么叫他“曹茄子”，又是谁送给他这个外号呢，谁也不知道，大概是他的样子长得像个茄子吧，反正人们都这么叫他。他的话音还没落地，马金怀“霍”地一声站了起来，吹胡子瞪眼地朝他吼起来：“我看你是不想回去！你这个懒虫货！要不是怕死气都不想出！年年割麦都是叫老婆骂着撵到地里……”“曹茄子”一下子涨红了脸，说话也结巴起来：“我……我啥时候说不想回去啦……”

“曹茄子！”罗海清瞪着“曹茄子”厉声喝道：“别嚷嚷啦！我看你就是有些怯冷怕热、胆小怕事！你要不想回，你可以不回！”罗海清又朝大伙说：

“不光是曹茄子，对谁都一样，想回了回，不想回了不回，不勉强！”

袁拐子说：“好爷，不回？不回麦咋弄！麦子又不会自个儿跑到家里……”

马铁锤说：“就是。”

赵柱子说：“去年种麦时，光牛圈粪我就担了四百多挑，大粪……”

侯七斤忽然叫道：“谁不想回也行！麦子我替他割，谁割算谁的！”

众人哄笑。

没有人说不回黑山阳，没有人说麦子不割。不过现在罗海清考虑的是怎么个回法。

毕竟有日本人在那里，黑山阳 1945 年的夏天毕竟不同于往年的夏天。毕竟有王跑子和齐成娃被打死的例子。罗海清是黑山阳的主心骨，在黑山阳只有罗海清可以这样将人召集起来握着水烟袋讲话。所以他得把事情想周全，别人没想到的事他得想到。是啊，回，是一定要回的，问题是怎么个回法，怎样回去才能将黑山阳五十里平川的麦子顺顺当当地收回来？所以罗海清清清嗓子问大家：“都说说，这回该咋个回法？”

人群中一时没了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袁拐子犹豫地站了起来，使劲挤了挤那双烂桃似的眼睛，看着罗海清说：“我说，我说……要，要么咱备几色礼，给日本人送去……”他的话还没说完，罗海清一拍桌子喝道：“贱！”他“咕咕噜噜”地吸了几口水烟，脸红耳赤地瞪着袁拐子：“咱收咱的麦，给他们送个啥礼？……贱！”袁拐子被骂得愣头愣脑，像只大猩猩似的弯腰曲背站在那里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直到有人拉了他一把，他才坐下--送礼通融的想法被不由分说地否定了。

又过了一会，赵柱子站了起来。赵柱子一般不在大庭广众之中讲话，一旦在众人面前正儿八经地讲话脸就红，红成了酱紫色，脖子上和脑门上的血管绷得像蚯蚓一样。

“我，我说，咱带上土枪、带上铡，日本人要是不让咱割麦，咱拼他个球货！”罗海清摇了摇头：“不可！咱是回去割麦，又不是回去打架……”死打硬拼的办法也行不通。

究竟怎么办，主意还得由罗海清拿。罗海清分析说，上次跑子和成娃被打死，我看原因有三：其一，他们偷偷摸摸回去，很不光明正大，很容易叫日本人觉得他们不是小偷就是奸细；其二，王跑子嘴害，大概又说了些不中听的话，惹恼了日本人；其三，他们人太少，势单被人欺。鉴于这样的教训罗海清决定：

一、除了老弱病残，凡是能回的，都回，这样算来，不少于一千三百人，人多势众，他日本人也不敢轻易怎么样。

二、罗海清自己拿出一条白被单，让黑山阳的私塾先生秦鹤鸣在旗上书写四个大字：回家割麦。砍一根长竹杆，扎一面旗帜，由马金怀扛上，光明正大地回去。

三、一旦遇到日本人的阻拦，由罗海清出面交涉，晓之以理。

四、为预防万一，赵柱子等把村里仅有的六杆土枪全带上，其余的人有什么家伙带什么家伙，一旦日本人动武，就以牙还牙，抢，也要把麦子抢回来。

罗海清宣布了这四条决定，没有人提出异议。罗海清说：“季节不等人呀！要回，立马就回！现在回去大家伙儿就开始准备，镰刀磨得快快的，明

天鸡叫头遍在沟口的白果树下候齐--回黑山阳，割麦！”

黑山阳的人回黑山阳去了。

说是鸡叫头遍在沟口的大白果树下集合，但鸡还没叫大白果树下就站满了人。人们拿着磨得亮闪闪的镰刀，扛着挑麦捆用的扁担和打麦用的桑叉、扫帚、木锨，提着饮水用的瓦罐，赶着拉石碾用的黄牛，当然还有几个人按照吩咐背着土枪和生了锈的大刀，朝大白果树下汇集着、汇集着。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只要能割得了麦的，都到了。人们见面时用兴奋的压抑的声音问候、交谈，仿佛要开始一次伟大的惊心动魄的朝圣。不知哪一家的雄鸡拖着悠长的声音鸣叫起来了，接着是第二只雄鸡、第三只雄鸡……此起彼伏，遥相呼应，像是军营中接连不断的起床号。这时候，身着一身白府绸、手持银链铜壶水烟袋的罗海清由两个轿夫用兜轿抬着来了。

“人齐了没有？”罗海清问。

“差不多齐了。”有人回答。

“到底齐不齐？”罗海清又问。

“该到的都到了。”有两个人同时回答。

罗海清沉吟了一下，叫道：“上路！”

于是，一支古怪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

大约有一千四五百人之众吧。天色朦胧，人们看不清那支队伍是什么样子，却可以看见一片旗帜白光翻动，在风中发出呼呼啦啦的响声。在旗帜的引导下，是一长串人影排成的黑色长龙，杂沓的脚步声激起一路鸡鸣狗叫。他们翻过黄花堰，趟过老灌河，穿过三里湾，绕过黑松崖，天大亮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到了大黑山口了。人们终于看清了这支队伍的模样：走在最前面的是扛着大旗的马金怀，因为正刮着南风，旗直往后拽，马金怀不得不像拉犁套那样向前倾着身子。大旗猎猎，而那是怎样的一面旗帜呀：一条长七尺余、宽六尺许的白床单，紧绷绷地系在一根长竹杆上，上面是四个用魏体写出的斗大的红字：“回家割麦。”走在旗后面的，是黑山阳有名的东家罗海清，端坐着身子，两眼平视前方，一悠一闪的兜轿也改变不了那正襟危坐的姿势。后边紧跟着的是扛着土枪背着大刀的赵柱子、马铁锤等十多个人，再后面就是那些扛着农具、赶着耕牛的男男女女了。这支队伍衣衫槛楼，面带蒿色，然而精神抖擞，步伐矫健。他们一边行进，一边呼妻唤子，吆狗喝牛，既壮观浩荡，又热闹活泼，使那些看到他们的人们无不驻足惊叹。

“喂日他个的，这是干啥哩？”

“割麦！那不，旗上写着，割麦！”

“喂日他个的……”

淌过拐子河，离黑山阳的地界就不远了。快晌午的时候，有人闻到了随南风吹来的扑鼻的麦香，大伙深吸一口气，叫道：“黑山阳，到啦！到啦……”

可不，这不已经踏上黑山阳的地界了么？前方不远处就是麦田，并且从那里开始朝更遥远处铺展开去的麦田不就是黑山阳的么？呀呀，黑山阳，想你想得心疼的黑山阳，想你想得梦里叫出声、醒来眼窝蓄着泪的黑山阳，你的主人在阔别了三个多月后，今天终于又回来了。一踏上你的土地，脚根子、身体、心头的感觉就不一样啊！如同小马驹被抽了一鞭，马金怀兴奋地奔跑起来。这时，忽然传来一个女人呜呜的哭声，人们扭头望去，看见是王跑子的女人姚桂秋。姚桂秋叫道：“跑子啊，起来呀，咱们一块儿下地割麦

去吧……”

黑山阳人的心跳加快了，黑山阳人的脚步加快了。

“嗨，柱子，那不是你家的麦地吗？”

“嗨，这块地是钱六子家的……是不是，你说是不是……”

“那块地、那块是谁家的？哎，是谁家的？”

“看看这麦穗子，这麦穗子，足有一拃多长……”

“可惜有些焦咧……”

“没事儿，割时小心一点……”

“罗大叔，还是好收成呀！晚割两天也不要紧，还是好收成呀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在金浪起伏的麦海中，黑山阳的队伍朝前飞快地行进着。天空好晴朗哟，蓝得像洗过一样。太阳光灿灿地照耀，却不燥不热。不时地有一阵紧一阵缓的南风吹过来，赶羊群似的追赶着麦田上一道一道的波浪。穿行于麦田中的拐子河发出哗哗的响声，听起来像是麦浪的回响，水面上阳光跳动着宝石般的光点。远处，村庄四周、田挡上、道路旁，油桐树、香椿树、槐树等各种树木的叶子绿得耀眼。鸟雀在麦田上空翻飞，箭似的窜来窜去。秦鹤鸣先生不由得放声吟唱道：“四月南风大麦黄，枣花未落桐叶长，朝别青山暮还见，嘶马出门思故乡……”不知怎么的，眼眶竟有些潮湿。

走在前面扛大旗的马金怀几乎是在奔跑。他在想：“麦子麦子麦子……”他一心只想赶快看到他家的麦田。

然而这时候，他突然放慢了脚步。他抬起头，瞪着迷茫的双眼，望着前方，脚步越来越慢，最后停了下来。

后面的队伍都停了下来，同样地伸着脖子，瞪着迷茫的眼睛朝前方张望着。

“罗大叔，你看，你看……”马金怀指了指前方，扭过头对坐在兜轿上的罗海清说。

“我看见了，看见了……”罗海清也在伸着脖子张望。

在黑山阳人走着的这条道路的另一端，有一队身穿黄衣服的队伍正迎面走来。看样子有三四十人吧，扛着长枪，其中还有两个人扛着机枪。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的长枪刺刀上还挂着一面小圆旗帜。黑山阳的人们看得清楚，那同样是一面白旗，不过旗上什么字也没写，却画着一个膏药似的图形图案。这样，黑山阳的人们就很难搞明白，那队同他们一样扛着白旗的人们是否也是要回去割麦的。

显然，那队人也看见了黑山阳的这支队伍，在相距不足一百米远的地方站住了。

黑山阳的人听见了从对面传来的哗哗啦啦的拉枪栓的声音。侯七斤玩过快枪，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挤过人群从后面跑到前头对罗海清说：“日他姐，他们要打枪……”赵柱子一听慌了，慌忙将土枪取下来端在手上。罗海清毕竟是黑山阳的主心骨，显得不慌不忙，沉着冷静。他制止住赵柱子，用右手在嘴上攥成一个喇叭筒，朝对方喊起来。罗海清七十八岁了，但身板硬朗，底气十足，声音如洪钟一般。

“天上日头亮晃晃，地上好汉硬梆梆！我们是黑山阳的，回去割麦的！敬请对方的好汉通报尊姓大名！”

对方传来一阵叽哩哇啦的声音。

“他们说些啥？”罗海清问。

许多人都摇头。曹茄子凑过来说：“日他姐，我听着那样子他们是在骂我们！”

马铁锤一听火了：“日他姐，再骂老子耳巴子扇他个舅倌！”

罗海清的脸有些变红了，气呼呼地喊道：“天有天理，人有人理。有话好说，出口伤人，是何道理？”

对方没有声音了。

罗海清又喊道：“我再说一遍，俺们是黑山阳的，回来割麦哩！咱车走车路，马走马路，井水不犯河水！”然后，他朝大家一挥手说：“走！”

“走！”赵柱子也挥了挥手。

“走！”马铁锤也挥了挥手。

马金怀似乎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叫人振奋的时刻，将旗帜举得更高--黑山阳人又继续朝前走去。

黑山阳的人们并不清楚，他们遭遇到的那队人马正是从东洋来的日本人，正是那些占领了他们的村庄、他们的田地的强盗。黑山阳的人们似乎也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，但没有什么能阻挡这支队伍。他们要朝前走去，不顾一切地朝前走去，因为，前面是他们的村庄，是他们的麦田……

日本人突然卧倒在地。接着，机枪响起来，再接着，机枪与步枪响成了一片，子弹如飞蝗一样扑过来……

侯七斤惊叫道：“日他姐，他们开枪啦”…“赵柱子，赵柱子，他们开枪啦，你快开枪呀！你的枪呢……”但是他找不到赵柱子了。他叫喊着，用恐惧的变了调的声音叫喊着，并且四处寻找赵柱子和另外几个带枪的人。但是人群像遭了冰雹袭击的羊群一样乱作一团，怎么也找不到赵柱子他们。他喊道：“罗大叔，罗大叔！快叫柱子他们开枪呀……”但是他看到罗海清的兜轿突然朝前倾去，罗海清一下子栽了下来……侯七斤吃了一惊，慌忙朝罗海清跑过去，但是却被另外一个人撞倒在地上。他感到自己的脸粘乎乎的，翘起脖子一看，眼前有一个人的脑袋上的一个窟窿正在汩汩冒血。侯七斤看见，那不是别人，正是赵柱子！在赵柱子的旁边，还躺着曹茄子、马铁锤，并且正在躺下更多的人。曹茄子的嘴巴像被掐住脖子的鸡那样一张一合，双手拼命地在地上抠着。侯七斤突然想到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，他站起来，大声叫喊，四下张望。他看见，黑山阳的队伍完全乱了套，人们互相践踏，四处奔跳，哭爹喊娘，然后在子弹的骤雨中纷纷倒下……侯七斤“妈”地一声哭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颗子弹从他的脖子上穿过去，他的哭声一下子被掐断了……

“割麦！割麦……”马金怀双手握着旗杆，拼命地挥动着旗子叫喊着。“割麦……”突然他的肚子像是被狠狠地打了一拳，他摇晃了一下，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举着旗帜继续挥动着。接着，他的胸部又好像被击了一拳。这一击更厉害。他感到脑袋一阵发懵，食道里有一种迅速涌上来的强烈恶心的感觉。接着，他感到两眼发黑，身体像风中的树叶一样飘飘悠悠。再接着，他很奇怪地看见周围的麦田倾斜起来、旋转起来，他感到晕得难受，他想叫喊，喊他的老婆余翠花，喊他的傻儿子，但他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，他模模糊糊地看见从他口中窜出一股殷红的血水……他一下子跪了下去，然后又扑倒在地上……

这就是黑山阳历史上有名的“麦收惨案”

县志记载：“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，黑山阳一千四百四十二人回家收麦，被日寇枪杀，其中，一千零二十一人被当场杀死，其余四百二十一人拼命逃脱。鲜血浸透麦田近半尺深，血腥漫天飘浮，数日不散。野犬闻之，狂吠不止……”

逃脱的四百二十一人中有罗海清。但惨案发生后，黑山阳人几天不见他的踪影。五天后，王跑子的老婆姚桂秋到山上放牛，在一道山谷中，发现一个人吊死在一棵栗子树上……姚桂秋吓傻了，发疯似的跑回去喊人。大伙儿看见，那个上吊自杀的人，正是黑山阳有名的东家罗海清……

又据民间传说：那桩惨案后的每年中，屠杀现场的那片庄稼即使不施肥浇水，也茁壮疯长，年年丰收。在麦收时节，人们时常在夜深人静之际，听见从麦田深处传出“嚓嚓”的割麦声……

